

目光落在目光上

吴伟 著





目光落在目光上

吴伟

目光落在目光上

作者: 吴伟

出品: 拾柒

篇数: 7篇

页数: 17页

字数: 4419

发行: 非卖品

经销: 非卖品

创作时间: 2025年11月18日-2025年11月18日

拾柒书号: 印制后生成

拾柒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网址: www.shiqichuban.com

本书版权归内容原创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序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诗集	/ 001
不想		/ 002
十一月是徒劳的//兼题立冬		/ 003
一定有人是这样的		/ 004
第二部分	短篇故事	/ 006
绑人事件		/ 007

第一部分 |
诗集

不想

我练习遗忘很多年了
看见云，不想
看见月亮，不想
缘分将我们要带向何处
不想
我想--
这爱，以破散而完整
只是这爱无法求证
只是心里反复下一场雨
空落落地疼

2025.11.13

十一月是徒劳的//兼题立冬

十一月是徒劳的
不关心叶子如何飘落
不打听人为什么离开
穿着旧衣服御寒
发酵的记忆犹在
感冒了，就
在胃里溶解一颗感康
躲开他们的关心，躺下
过去、现在和未来被暂停
在像是会飞的意识里依然牢记：
明天周末，小雨，不用和谁见面
然后陡然睡去
徒劳地给自己留下不能读取的记忆

2025.11.07

一定有人是这样的

是相逢的日子
娴熟地从一座城市消失
欲望比身体更沉重
栽进斑斓的夜晚

当我的影子被你打湿
爱像热水气将我包围
我那瘫痪的青春
终于在今日康复

你的沉默来自于回声
你的爱也是
我长年累月的失眠的那部分
也被惊醒

岁月，没有给我任何指示
我们通往何处？
绿灯，黄灯，红灯，红灯
它们试图指引我吗

一定有人是这样的

一定有人是这样的
用竹篮打捞水里的月亮
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
把身体像伞一样打开

2025.10.28

第二部分 |
短篇故事 |

绑人事件

1.

医院住院部男厕所，黄毛靠着墙歪头点了一根烟，递向面前的大壮一根，“哎，你说就这破医院，厕所还挺干净。真是糟蹋了。”，大壮冲着小便器解开皮带，扭过头冲黄毛摆摆手表示不要，“大哥刚才电话里又说啥了？”，黄毛猛吸一口烟，缓缓吐出，边吐边说。大壮挪了挪身子，再次扭过头瞪着黄毛：“那个先不管。但你他妈能不能先出去？操，厕所是抽烟的地儿吗？”

黄毛把烟从嘴边拿开，扫了大壮下身一眼：“操，还他妈挺能作戏。”起步往门口走，“你赶紧的，事还没办呢，厕所是你撒尿的地儿吗？”

住院部门口拐角巷子口，大壮出来后问黄毛要了根烟，俩人在这待了一下午了，这地方是身后那条巷子唯一的出入口，他们准备在这绑个人，天已经黑了，还挺冷，俩人搓着手，都没说。

大壮：“大哥说今天必须把人带回去，不然这个月工资要打个折，没说打多少折。”

黄毛：“操。咱俩这活干的哈，真你妈招笑，我都快以为我是那帮傻逼上班族了。还你妈扣工资，咋地，奖金和提成也都没了呗？”

大壮：“你少说点吧，想啥呢，今天必须把活做的干净。你说这天都黑了，那货今天能来吗？”

黄毛：“操，那不来咱俩明儿是不是还得在这儿蹲一天呗？我就纳了闷儿，亲爹都住院了，他还能不管不顾？”

大壮：“难说。照片是不在你那，再看一眼，咱俩这会盯仔细点，我估摸应该快来了。”

黄毛：“操。就说你他妈像个娘们，咋地，你还有第六感…哎，卧槽…”

话没说完，黄毛被一个迎面飞过穿着黑色皮衣的人撞了一下，黄毛扔掉烟头，回身骂道，只看到一个黑影没入拐角。隐约是个女人，因为黄毛看到了长头发。

黄毛：“操。说你像个娘们，还真他妈跑出来个瞎娘们。要不是事还没办，我非得给她来一下子。哎哟，不行，我跟你说就这医院后边，你知道这后面啥地方吗，我跟你说，这后面巷子里都是小鸡儿，有一家的活贼他妈好，我俩在这杵了一天了，遭这鸡巴罪。我操，等干完这票我带你去。”

大壮：“你快他妈消停会吧。别他妈整幺蛾子，再耽误事。你在这盯着，我去病房那边看看。”

黄毛：“操。娘们儿样…”

2.

拐角处的问询窗口里，穿着白大褂的俩人抽着烟，一个头发偏长，一个近乎没有头发。长头发的开口，“你说那俩人也是来绑人的吧？难道也是来绑那小子的？”

光头：“嗯，你觉得一晚上在这破地方能有几个苦主？那俩一看就是新手。刚才你从他俩旁边过来，他俩说啥呢？”

长头发：“就听到那个黄毛说什么娘们啥的，估计是等急

了，想女人了。新手啊，耐不住性子。”

光头：“不管他们。一会人来了我们直接绑走，顺便把他们的账也帮忙要了，都不容易。”

长头发：“就是因为都不容易，才不帮他们。他俩要多事，我就送送他们。”

光头：“你啊。真是天生就是吃这碗独食的。到时候看吧，别添麻烦。”

长头发把腰间的枪掏出来用衣服擦了擦，又放回去。光头的目光盯着门外隔很久才眨一下眼，烟雾在顶灯下盘旋。

3.

毛晓峰这天晚上喝了酒，没有醉，他自己知道。但是他装出一副醉了的样子，装的很假，常喝酒的人一眼能看出来的假。但是他在酒桌上醉了半天，愣是没人看出来。可能大家都醉了。

毛晓峰拿了根筷子站在椅子上，招呼了一声，又蹲下来，大家都看着他。

“我喝多了。我这个人喝完酒说话轻浮众所周知，为人是否轻浮尚存争议。我不管那些个，我现在要出去约个炮，这个炮我约了好几天了，我必须要去，我知道我现在张嘴闭嘴约炮，你们有些人听了觉得别扭，不舒服，你们有什么不舒服的？”

众人面色不改，习以为常，继续照顾着喝酒唱歌。认识毛晓峰的都知道他喝了酒就是这个样，不认识的在来之前也被嘱咐过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忍一忍，毕竟他钱多，舍得花。

“本来这个炮我是肯定必须要去约的。”毛晓峰又站了起来，把筷子扔到一个汤盆里，“但是刚才有个傻逼给我打电

话，说我爹住院了，还有人要绑他。操。最傻逼的是，我他妈还信了这个傻逼说的话，不管他傻逼还是我傻逼，这个医院我肯定得去啊，傻逼是傻逼，我爹是我爹啊，我这个时候去约炮，那就太不是东西了。我现在要去了，你们有人陪我一起去吗？”

众人面色不改，继续招呼着喝酒。

毛晓峰跳下了椅子，往门外走去。身后有人喊，“毛晓峰，你个怂，你约炮就约炮没人拦着你，作什么戏啊你。快去吧，等着你喝酒呢。”

毛晓峰继续往外走。走在路上，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越想越觉得自己傻逼。想着想着觉得自己是个傻逼似乎也还不错，就不想了，加快脚步往医院走去。

4.

大壮往病房的走廊走去，走到拐角处不经意往窗口里看了一眼，里边的俩人也看向他。大壮觉得这俩人有点眼熟，俩人的眼神很眼熟。不是一般人应该有的眼神。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往病房的方向走。

长头发：“你说他看咱俩这一眼正常吗？”

光头：“你怕了？”

长头发：“我觉得有点怪，要不先把他俩送走？免得一会儿碍事。”

光头：“慌什么，怎么越干越怂。我们这行讲究的就是沉着冷静，切忌焦躁。我看这俩人还不错，那个大个比你刚入行时好得多，看看能不能挖过来。唉，现在各行各业都紧缺人才啊。”

长头发刚想说话，门忽然被人撞开，大壮闪身进来又用屁

股把门抵住，枪口指着光头，长头发身子一闪，到大壮左侧，枪也抵在大壮的左腰上。

墙上的钟表，到八点钟。气氛沉静，秒针嘀嗒嘀嗒的走着。光头先开口说话。对着长头发说的。

“你看，我就说这大个还不错吧。天生就是来抢你这碗独食的。”长头发把枪又顶了顶，没说话，光头看向大壮，“朋友，我们有仇？”

大壮：“没有。”

光头：“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壮：“没什么意思，你们是什么意思？”

光头：“有意思，有意思。哈哈哈。”

大壮：“你笑什么？我这可是真枪，你那脑袋也不是假的吧？”

长头发：“我这枪也不假。”

光头：“有意思。哈哈哈。是，都不假，都不假，但你为啥呢？”

大壮：“别笑了。你们干什么的？为什么有枪？”

光头：“唉，年轻人都问题是多。你为啥呢？问清楚了又有啥意义呢？”

光头：“你也是来绑人的吧。你绑人就是了，我们是你要绑的人吗？你问我这么多对绑人有帮助吗？”

大壮：“你们也是来绑人的？姓毛那小子？”

光头：“那不重要。你想不想让我们绑？”

大壮：“什么意思？”

光头：“唉，又问。反正你想不想不重要，人我今天必须要绑走。你可以选择跟我们走，或者，他送你们两个走。”

光头：“不过话说清楚。跟我们走，是在人间。他送你们

走，是上天还是入地，就看你们的造化了。我这个人爱才，还挺喜欢你的。我希望你想一想再告诉我。”

大壮：“呵，你有多大把握。我也给你一个选择。”

光头：“快闭嘴吧。年轻人，你想清楚了吗，你就给我一个选择？你先看看你那黄毛兄弟吧。”

大壮心里猛地一惊，附身往窗口外看去，长头发跟着突然转身，噗地一声枪响，两个人同时倒在地上。

5.

毛晓峰走到医院门口，看到一只野猫死死地盯着他。他向它走过去，猫转身跑到不远处，继续盯着他。毛晓峰觉得有种不好的感觉。他想到他爹，加快往医院里走去。

窗口后的屋里，大壮倒在血泊里，长头发也倒在血泊里。光头站起身抽出两张纸擦拭伤口。

“起来吧。”

大壮在血泊里动了动，摸到自己的枪，站了起来。

光头：“是你杀了他。”

大壮：“为什么？”

光头：“你又问。这事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是你杀了他，黄毛就没事，以后你俩跟着我，但今晚这个人你俩绑不了了。”

大壮：“你挺阴啊。但你为什么杀自己人。”

光头：“前提是他是自己人。而且他也不是我杀的，是你杀的。你别问我为什么了。我这枪里还有一发子弹。”

大壮：“你觉得我一定会怕你？”

光头：“但你肯定怕警察。快走吧，一会走不了了，年轻人就是话多。明天南桥火锅店你来找我。”

大壮：“找到你，有答案吗？”

光头：“只要你来。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会来。”

大壮转身往门外走去，边走边回头看，屋里的灯突然灭了，再转身，撞到了刚好进门的毛晓峰。毛晓峰看了大壮一眼，想了那只猫的眼睛。大壮看到毛晓峰，觉得眼熟，但是他想不起来了。

住院部门口，黄毛见到大壮刚要说话，就被大壮拽着衣服往外走。

病房里，病床上坐着一个身穿病服头发花白的男人，面容憔悴。光头站在病床前和他说话。

病人：“办妥了？”

光头：“出了点意外。都妥了。”

病人：“长毛是你带的人，委屈你了。”

光头：“就因为是我带的，只能我来办。”

病人：“你啊。爱才，瞎爱。”

光头：“你老了，我也老了，晓峰还年轻。总得有人陪着他。”

病人：“晓峰这孩子，欠见识啊。这场戏作的不错。你准备一下，真把他绑了，让他历历世。”

光头：“怕你舍不得。戏真了，孩子得吃点苦。”

病人：“什么辣的苦的，他也该吃吃了。这事你来办，你先回去吧，晓峰估计快过来了。”

6.

毛晓峰走到病房门前，看到他爹坐在床前削苹果。

病人：“你怎么来了？”

毛晓峰：“有人告诉我说你快死了，还有人绑架你，我过来看看你死透了没有。”

病人：“你如果不能好好跟我说话，你可以不说。来，吃个苹果。”

毛晓峰：“不吃，不敢吃。我怕我跟我妈一样死于非命。”

病人：“你大可不必这样。从小到大我对怎样你自己清楚。”

毛晓峰：“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懂？”

病人：“你觉得你懂？你懂什么？”

毛晓峰：“那不重要。你好好活着吧。小时候我是不懂，巴不得你死了。现在我懂了，你一定得活着，你活着才能感受到折磨。”

病人：“生死有命。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吗？”

毛晓峰：“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病人：“那你为什么恨我？”

毛晓峰：“扯这些没用。我走了，你活着吧。”

第二天，南桥，火锅店。

光头：“就这个事儿。绑人，还是那个人。”

黄毛：“操。这事儿没完了。上次闹着玩呢？绑他又不能伤害他，图啥？”

大壮：“少问。干我们这行，吩咐什么做什么，问那么清楚干啥。”

光头笑了一下，又收住。

黄毛：“操。你他妈这变化挺大啊。那啥，我就再问一句，工资打不打折？”

光头：“以后跟着我，别提钱。”

黄毛：“为啥？义务劳动啊？”

大壮：“叫你他妈别问，你不长心是不是？”

光头：“钱少不了你们。”

黄毛：“那我就不说啥了。”

大壮：“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黄毛：“操。你他妈挺阴啊，不让我问，你这还留一手。”

光头：“快点，受不了你俩。赶紧问，我饿了。”

大壮：“给不给上五险一金？”

光头：“操。”

黄毛：“操。”

2017.12.1

包装<年 - 月 - 日>本数



0000000000000000